



昆仑采玉

(中)

文 昊
编

一个晴朗的夏日清晨，我们离开克里雅河畔的于田县，到昆仑山上的阿拉玛斯去。这是一个至今在地图上还没有标注的地方，然而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

昆仑采玉

(中册)

文昊 编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伊犁河渔火

谢智善

初春的一个周末傍晚，锡伯族朋友小赵约我猎鱼。不消说，他的扳网已捆扎在自行车后架上，挎包里除放有松软的发面饼、辣椒面外，还为我备下了夜钓的饵料——白虫。我连忙将三副排钩和两瓶乌孙大曲装入人造革黑皮包，兴冲冲骑车出发了。经过1个多小时的疾驰，夜幕低垂时，抵达伊犁河畔。

我们来到锡伯族老渔民富锦泰筑的扳网坝前。这种用木头、树杈、草坯架设的坝，长约三四米，与河



岸垂直，被阻的河水在这儿形成回流，正是过路鱼喜欢的休憩之地。小赵将扳网沉进回流，手执钢绳，静坐守候。我选了一处水流较稳的地段，折了三节柳枝以间隔二三十米的距离插在河边。然后拿出三副排钩，每副排钩线长约 50 米，拴 6 个鱼钩，每个钩上穿 1 只白虫。我将系有一只铃铛的线头套在柳枝上，拽着鱼线末端在空中舞上几圈，利用惯性“嗖”地抛入河里，依次下好了夜钩。

我坐在河边。点上一支烟，才顾上观赏景色，静穆蔚蓝的长天，浮游着一轮圆月，皎洁的月光洒在河面，中流闪耀着一溜碎银。大河两岸，各族渔民有的在拉网，有的划上小木船摘取挂在网上的鱼，有的在柳条编的迷魂阵里用网兜舀鱼，也不乏来垂钓度假的干部、工人。不时地传来呼叫声、话语声、笑声、歌声，偶尔听到水鸟的啁啾、宿鸟的惊鸣，应和着河水的“哗哗”声，风动树叶的“簌簌”声。绿茸茸的草散发出清新的气味，不知名的野花送来淡柔的甜香。伊犁河畔春月夜，充溢着浓郁的诗情！“老谢，快来呀，我抓了一条鲟鱼！”小赵的喊声切断了我的思绪。我拔腿飞奔，蓦地一阵铃铛声拉回了我的脚步。我扑



上去收线，一条大鱼在水下乱窜，激起一股股水花。我急忙往回收线，待它平静，再拉，拉拉放放，鱼儿挣扎累了，拉上岸来，一条金黄的鲤鱼，约有四五公斤！我高声报道了收获，小赵提上鲟鱼跑来，按照惯例，我们要吃鱼了。

我们带上两条鱼来到富锦泰的窝棚。不用说，老朋友知道了我们的来意，喜滋滋地吩咐老伴烧火，叫儿子去河边拿来一条鲢鱼。锅里盛上河水，三种鱼混合清炖，放上嫩绿的“布尔哈雪克”（鱼香草）和辣椒面作佐料。锡伯风味的河水炖鲜鱼。味道特别美那！

趁大婶烧火的功夫，我们和大叔闲聊。当年锡伯族沿着伊犁河南岸定居，靠猎渔为生，种地不过是辅助的谋生手段，后来修了察布查尔大渠才以农事为主。当时鱼多，每年农历三月过“鱼清明”节日的时候，锡伯族群众纷纷坐上高轮牛车来到伊犁河边。临时用马拉上一两网，就够大家美餐一顿！

我们和大叔一家围坐草地，沐浴月华清风，品尝鲜鱼美酒。浮着一层油的鱼汤飘逸出鱼香草的馨香，吃一口发面饼，喝一口鱼汤，香彻肺腑，酒力引动歌兴，情随景生，我们自然地唱起锡伯渔猎民歌，体味



渔情猎趣。

带着微醺的快意，我们重返河边猎鱼。不多功夫，小赵的扳网抓了两条鲤鱼、一条鲢鱼、我的排钩挂上了三条鲤鱼。当东方泛出鱼肚白色，我们骑车回家了。啊，伊犁河畔月夜猎鱼，我真想在这儿唱一支歌！



察布查尔锡伯族 的狩猎风情

谢智善

古代的锡伯族最早居住在嫩江支流绰尔洮儿河一带，从事狩猎、打渔，史称“打牲部落”。18世纪60年代中叶，由盛京（沈阳）等地西迁到今察布查尔的锡伯族，组成锡伯营，作为清政府的边防部队，开始了屯垦戍边的生活。他们虽以农业经济为主，但渔猎仍占重要地位，今日察布查尔的锡伯族约有18000多人，依然保留着浓厚的狩猎民族的风俗。



察布查尔的锡伯人酷爱骑马射箭，除了军事、体育因素以外，马和弓箭主要是狩猎的工具。男婴呱呱坠地，长辈就在门口悬挂小弓箭，祝福他日后成为优秀射箭手；十多岁的男孩就能骑上骏马，携带弓箭，跟随父辈去深山逐猎。他们十分喜爱打猎，晚秋初冬，村里男人常常集体出动，围猎野猪、黄羊和野兔。打上野猪，大家平分，路人见者有份，猎人认为这是“天赐之物”，不过首中猎物的猎手可得头蹄，以示奖励。除围猎外，亦有单猎活动。单猎者主要打野鸡、野鸭，也有胆大技高者猎凶猛的野猪。他们驯养猎狗、猎鹰，使用猎枪、长矛、木棒、网套。猎场上，猎狗追击，猎鹰捕捉，猎人纵马驰骋围歼野兽。鹰唳、狗吠、马嘶、人喊，场面壮观，热闹非凡。

锡伯族男人为了便于骑马打猎，喜穿左右开叉的长袍和短袄；妇女都是天足，多穿旗袍，扎上裤脚。过去，男人骑马奔驰草原，穿过林海，翻越山峦，围猎野兽，妇女亦一同前往。为行猎方便，更为了躲避兽害，不知哪位先民最早将吊篮吊上树杈，高招既出，蔚然成风。今天察布查尔的锡伯族人家，凡养育婴儿都用吊篮。和屋梁平行，架设一根碗口粗的松木，上



系绳子，垂挂下来，套住吊篮四角。考究的吊篮要用山羊皮的吊绳，吊篮里的被褥，一般用羊皮做，名贵的用貂皮或水獭皮。

察布查尔的锡伯人保留着浓厚的猎民饮食习惯。他们大锅清炖牛肉、羊肉，放入大盘，每人自带小刀，剔骨削肉，用肉蘸食盐、葱末和蒜泥，这种原始粗犷的吃法，散发着草原气息，味美香浓。他们杀猪接血，灌制血肠，放入锅中煮熟，切成片，用蒜泥或洋葱拌着吃，味儿浓香，油而不腻。他们喜欢河水炖鲜鱼，放入“布尔哈雪克”（鱼香草）的嫩茎和辣椒面作佐料，加盐，鱼肉鱼汤油辣鲜香。他们喜吃野味，野猪、野兔、野鸡、野鸭……来者不拒。锡伯族《打猎歌》唱道：“日落西山狩猎归，新鲜的野兔剥开皮，花花菜（咸菜）伴炒兔子肉，比山珍海味更甜美！”他们崇尚海量，大碗喝酒。

他们的结婚彩礼，主要是猪羊，男方要装一车送至女家；出嫁行列，新郎骑马在前引导，新郎的喜篷车在后跟随；到了新郎家，新郎要用手中马鞭将新娘的盖头挑开。这些风习无不打上猎民的生活烙印。

察布查尔《图木尔齐氏家规》中记载：“妯娌之间



相互不睦，甚至斗殴者，召集家族会议，在先祖神位前行掌嘴之刑，子女辈犯规，鞭笞 50 鞭，孙子辈犯规，则鞭笞 80 鞭。”以鞭打作为惩罚手段，是狩猎游牧民族的习惯。

他们的男祖宗“海尔堪”系保佑牲畜的神，主人向“海尔堪”献马举行仪式时，要将羽毛或红布条系在马尾上。他们有天葬习俗。两月内夭折的婴儿，将尸体放在芦席片上，送到旷野，让飞禽走兽啄食，以使死者尽快超生。他们忌食狗肉，不用狗皮做衣帽褥垫等物，因为狗是猎人的朋友。家有病人，门外挂一束草，以示拒绝外人入内。这些信仰和习惯，都带有狩猎民族的生活印迹。

察布查尔的锡伯族从事农耕已有 220 多年的历史，可仍然保存古代锡伯族浓烈的狩猎风情，风俗习惯既已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比生产方式的变革要缓慢得多。

伊犁纪事

宋正礼

在新疆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这话一点不假。发源于天山北麓的伊犁河，向西流入巴尔喀什湖，把伊犁河谷变得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气候宜人，故而有“塞外江南”的美称。

—

可能是我与伊犁很有缘吧，1987年我从北京某军



校毕业就分配到驻伊犁某部工作。当我带着对新疆这个神秘地方的向往，千里迢迢来到伊犁时，我就被她秀美的自然风光所深深陶醉。80年代中期，从乌鲁木齐到伊犁不像现在这样方便，路况差不说，而且客车的种类也非常少，只有普通大轿车，只能坐，不能躺，颠簸两天，中途还得住宿一晚，才能到达伊犁。虽然旅途比较辛苦，但却被一路的好景色冲淡了。我们第一天晚上住精河。当车过赛里木湖和果子沟时，刚好是下午，看到那蓝得醉人的湖水和湖面深处那团团神秘的白雾，令人耳目一新，真不敢相信在想象中到处是戈壁、沙漠的地方，居然还有这样迷人的湖泊。看来想象与现实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过了赛里木湖，很快就到了闻名于世的果子沟。虽然没有见到传说中满沟的果树，但独特美丽的自然风光却是千真万确的，两侧山坡上，绿草茵茵，靠山顶是成片的塔松和杉树，从高处俯视，重峦叠嶂，林深景幽。沟内有无数涓涓细流汇成的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曲折，横贯东西。身临其中，真有到了山青水秀的江南感觉。这是初到伊犁的一点印象，其实时间长了，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外，你就自然会看到她深邃的一面。比如她那奇特的人文景观如“草原石人”、“草原土墩墓”、“伊犁岩



画”等等，更令人油然而生思古之幽情。透过它们，就看到了勤劳、勇敢的伊犁古代各族人民狩猎、放牧、征战、舞蹈等场面以及他们的信仰和习俗。土著的伊犁人是非常善良好客的。记得我到部队不久的一个星期天，到驻地附近的县城办完事回返时，由于天气太热，我便到公路边一处果园买苹果吃（伊犁苹果也是全国有名的）。园主是一位 60 岁左右的哈萨克族老人，他看到我汗流满面的样子，一边热情地招呼我坐在屋外的炕上，一边叫老伴切西瓜。当他听明白我的来意后，便立即提上树条筐到果园摘了一满筐金灿灿的元帅苹果，足有 5、6 公斤重。老人没有称重量，先陪我吃了一个西瓜，又让我吃了一个苹果，才让我买下这筐苹果，现在我还记得一共只花了两元钱，是当时市价的一半。虽然我已离开伊犁 10 多年了，但每每想起这件事，我就仿佛看到一片成熟的苹果园和两个和蔼可亲的哈萨克族老人，仿佛闻到了那醉人的苹果香味儿。

二

到伊犁后的第二年夏天，我被借调到师部帮助工



作，很快又被上级派到驻那拉提某部参加野外驻训。也正是这个机会使我饱览了那拉提草原的自然风光。那拉提是新源县的一个镇，在清代多译作“纳喇特”，意为“太阳”之意。传说成吉思汗西征时，有一支蒙古军队由天山深外向伊犁进发，时值春日，山中却是风雪弥漫，饥饿和寒冷使这支军队疲乏不堪。不料翻过山岭，眼前却是一片繁花似锦的莽莽草原，泉眼密布，溪水淙淙，犹如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这里云开日出，夕阳如血。人们不由地大声呼叫：“那拉提！那拉提”。于是留下了这地名。传说虽然没有考证，但迷人的那拉提草原却是现实的，可以触摸的。夏日的那拉提草原是绿色的海洋，无数种不知名的小花点缀在绿草丛中，一群群牛羊自由自在地在草原上放牧着，旷远的草原上帐幕点点，炊烟袅袅，构成了一幅幽远祥和、生机盎然的牧场风景画。我们身临其中，如临大海，如沐春风，心胸顿感豁然开阔。两个骑着枣红色伊犁马的哈萨克族青年牧羊人热情地邀请我们骑马一游，可我们又从未骑过马都不敢贸然答应。两个牧羊人看我们迟疑的样子，他们便把我们拉上马背在草原上游荡起来，一开始，马还是不快不慢地走着，等我们稍稍适应了以后，牧羊人便轻轻一挥马鞭，矮小



健壮的伊犁马便飞也似的驰骋起来，我只觉得耳边风声呼呼，一群群牛羊在眼前也是一闪而过。只有这时我才真正领略到伊犁马的厉害，难怪两千年前的汉武帝就誉之为“天马”。为了不影响牧羊人放牧，我们骑了大约两公里远的路程就下马休息，当我们执意要给一些酬金时，他们却坚辞不收。他们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告诉我们，是解放军帮助他们抗洪抢险，收割牧草，打狼除害，他们才过上好日子，我们都是他们尊贵的客人，说完便挥手向我们告别。看着远去的牛群，微风中我们仿佛听见了从遥远的古代传来的草原颂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三

我在伊犁工作的时间前后有两年，两年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是我感情历程上起伏最大的一个时期。我军校毕业时之所以分到新疆，一方面是4年军校学习教育的结果，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我同窗又相恋4年的女友与我分手了。于是我主动申请到新疆去工作，一是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自己；二是远离在南方的她，可以慢慢地忘记失恋的苦痛。到新疆后，一切对我来



说都是新的，新的环境、新的风土人情、新的工作，使我慢慢地走出了工作和生活的误区。然而也就是在这个变化中，不知不觉间却伤害了另外一个她。记得刚到部队时，为了熟悉营区周围的环境，每天吃过晚饭，我都要约上 2、3 个战友一起在营区附近散步，我们光顾最多的就是离营区只有半公里路的一家名为“阳光”的照相馆，而照相馆的主人是两个来自伊宁市的年轻美丽的姑娘。我们每次去总能看到她们脸上那充满阳光的笑容。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并非无事也到这家照相馆去，客观上我刚到部队，许多亲戚朋友和军校同学都向我要到新单位后的照片，所以免不了经常要去照相馆照相或加洗相片。主观上我特别喜欢“阳光”这个名字，这是一个健康而又温暖的名字，对我这样一个行走四方而又感情失意的人来说，无异于一副精神良药，所以无论照相还是洗相片，我都会很自然地去这里而不会去别的地方，就是路过这里，我的心情也会变好起来。问题不在于我们经常去，本来这家照相馆就主要是为部队服务的。误会的产生主要是发生了一件我意料之外的事。那是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受部队领导的委派要放大几张反映我们部队战争年代战斗生活的老照片，由于时间紧，我早早地赶到



“阳光”照相馆，谁知还未进门，就见一个面生的青年人慌慌张张从照相馆里出来。我进去一看，只有一个叫张小燕的姑娘，眼睛红红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我问她是谁欺负她了，她眼泪终于掉了出来。她哭着告诉我说，是刚才出去的那个地痞想要流氓，幸好你来得及时才吓走了他。我赶紧安慰她说有我们部队在，谁敢欺负你。当时我只觉得她用发亮的眼睛看着我，我想这是我作为一个军人应该做的，也就没有多想什么。可就是这件事后，我就发现小燕姑娘有意无意地打听我的情况，有时还托人叫我过去聚会，尽管我也明白她的心意，但感情受过重挫的我，实在不敢轻涉感情的雷区，害怕再次伤害了自己，又伤害了别人。所以对她就保持了若即若离的态度，有时甚至以沉默对之。大约是半年后的一天，小燕的同伴叫我过去取一封信，我才知道她已经走了，她是因为我才离开的。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美丽的小燕子。衷心祝愿她永远幸福，永远美丽！